

罗宗强

/

著

唐诗小史

tang shi xiao shi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唐诗小史

tang shi xiao shi

罗宗强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诗小史/罗宗强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 - 7 - 5306 - 4728 - 8

I . 唐… II . 罗… III . 唐诗 - 文学研究 IV . 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3658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 - mail :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40 × 970 毫米 1/16 印张 17.75 插页 2 字数 236 千字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5000 册 定价:31.00 元

引　　言

唐诗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也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唐代诗歌创作的繁荣是空前的，二百九十年间，历久不衰。作者不仅有士人，而且遍及社会各阶层，僧、道、伶工、妇女、商贾都写诗。在当时，诗的数量之多是相当惊人的。清人所编《全唐诗》，收诗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作者二千八百七十三人。这个数字，实际上只占当时全部诗作的很少的一部分，大量的诗并没有流传下来。

唐诗的繁荣，不仅表现在作者的众多和作品数量的巨大，而且表现在有鲜明风格、有巨大成就的诗人的众多和千古传诵的名篇的数量的巨大上。在我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像唐代那样，留下了那么多家喻户晓的诗人和诗篇。唐诗正是以它高度的艺术成就，经受了漫长岁月的考验，保持了它永久的艺术魅力。

唐代的诗人们，极大地拓展了诗歌的反映领域。士人们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在诗歌中得到充分地反映：他们的理想向往，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哲理思索，他们的爱情和友谊，他们的愤慨不平

引
言

等等，无不见之于诗。他们写边塞的豪壮生活，写羁旅的苦辛，写壮丽秀美的山川，写缠绵的情爱，写求仙参禅，写世态炎凉等等。他们还比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的诗人们都更加深切而具体地写生民疾苦，写战乱灾难，写现实的矛盾与黑暗，写细民的种种情事。上至朝政，下至细民琐事，都在唐代诗人们的创作视野之内。他们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有血有肉的唐代社会的生动图画。从唐诗中，我们可以找到经济史、政治史、民俗史、绘画史、音乐史、舞蹈史，甚至娼妓史等各种宝贵资料。它所给予我们的历史实感的巨大价值，则更是任何史书都难以做到的。

唐代诗人的又一成就，就是他们融合了南北文学的特点，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诗歌风貌。我们的民族文学在形成过程中曾经不断地表现出南北特点的分合消长，北方的刚劲质实与南方的富于幻想、辞采绮丽，在先秦时期曾经得到发展。两汉时期，随着统一而形成了文化发展的统一进程，文学也就把气势壮大与夸张、排比、想象丰富统一在一起。这最典型地表现在汉赋里。到了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学的不同特点又各自得到发展。唐代诗人在更高的水平上融合南北之所长，创造了一种感情昂扬浓烈、兴象玲珑，有着清水芙蓉之美的盛唐诗歌。它融风骨与神韵为一体，兼有情思、意象与辞采之美。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变化，创造了融合南北之所长的中、晚唐诗歌。唐代以后，我国诗歌的发展就不再出现南北分流的局面了。

唐代诗人的另一成就，是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段。例如，最后完成了格律诗这样一种诗体的创造，使诗更充分地表现出它的音律美，更适合于抒情。那样严整地讲究声律，讲究修辞，而又做到变化万端，这在世界诗歌发展史上也是非常突出的。又例如，叙事的细腻自然，抒情的含蓄韵味，议论的融理入情等等技巧，成就都是很高的，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到唐诗，技巧可以说完全成熟了，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唐代诗人的最为杰出的成就，还在于他们创造了在艺术上十分完美的诗歌意境。我国的早期诗歌，写意境的是少数，多数为简单类比：美人香草，联类起兴，《离骚》之类是；见物起兴，往往同一首诗，写四季景色，《桃夭》既写花，又写实，又写叶之繁盛，时间横跨春夏秋；同一首诗，一物起兴，反复咏叹，只更换一两字，《诗经》之类是。魏晋六朝诗人注意到了眼前景物与主观情思活动交融一体的表现，意境创造有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山水诗人们，对景物的描写趋于细腻传神，实在是意境创造的一大进步。唐人在此基础上，不仅传神写景，而且在景物的传神描写中融入了浓烈的感情，使景物和情思成为不可分割的境界整体；不仅写出了情景交融的境界，而且写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味，韵外之致；写出了多层次的境界和多层次的情思，写出了意境的氛围和画意。唐人创造的诗歌境界，是一个层深渺远、容量很大的艺术天地。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差不多已经解决了后代诗论家们要解决的意境理论的所有问题。他们在意境创造上的成就，对我国诗歌发展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唐代诗人们不仅创造了许多极其鲜明的、无法更替的艺术风格，而且出现了不少影响深远、有明确艺术追求的不同诗歌流派，如盛唐的王、孟诗派，中唐的元、白诗派，韩、孟诗派。不同风格和流派的存在，使唐代诗坛呈现丰富多姿、并存共进的局面，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为后代提供了极其丰富珍贵的经验。

二

唐诗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艺术追求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自然段落。前人对此已有认识，他们对唐诗作了各种各样的分期。

宋人严羽，把唐诗分为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明人高棅，提出了初、盛、中、晚之说，而把初唐和晚唐又各分为

两段，实际上是提出了由初而盛之间和由中而晚之间各存在一个渐变的过程。胡震亨也分初、盛、中、晚，且将跨越于唐末五代的一部分作家归入“闰唐”。胡应麟也承认在唐诗各个时期发展变化中有一个衔接渐变的过程。他特别把中唐分成了四段，而且把杜甫从盛唐中分出来，认为他的诗与盛唐差别甚大。王世懋不仅认为存在渐变的过程，而且初、盛、中、晚之分，并没有绝对的时间断限，它们是交错的。他这样说：“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时代声调，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则？逗者，变之渐也，非逗，故无由变。”一般的分法，是以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以前为初唐，开元元年(713年)至代宗永泰元年(765年)为盛唐，大历元年(766年)至敬宗宝历二年(826年)为中唐，以下为晚唐。

唐人殷璠，在他编的《河岳英灵集》的《叙》中，提到“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我认为他对唐诗发展的这种认识是切合实际的，把景云中作为初盛唐之交的界限，颇具识见。景云只有二年(710—711年)，上距唐朝的建立九十四年，这就是初唐。这时的主要诗人，开始是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重臣们，还有王绩，接着是“四杰”，再接着便是陈子昂、张若虚、宋之间、沈佺期和杜审言等人。这个时期诗歌的发展，是逐渐而又缓慢地改变南朝遗留下来的绮靡诗风，为诗歌的发展加进了昂扬浓烈的感情，扩大了诗歌的反映领域，并且在诗歌的艺术表现方法和艺术形式上为向盛唐诗歌的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从景云之后，到安史乱起的天宝末(755年)，是盛唐。这是唐诗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这时诗坛上群星辉映，巨匠辈出。王湾、王翰、张旭、贺知章、张说、张九龄诸人，为盛唐打开了一个非凡响的局面。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崔国辅、张子容、常建、丘为、裴迪诸人，追求宁静明秀的美；王昌龄、崔颢、李颀、薛据、崔曙诸人，追求诗的清刚峻爽；高适、岑参、王之涣、祖咏诸人，追求壮大雄浑的美；而李白，则是这个时期诗坛的泰斗。

他的诗，才气横溢，感情昂扬明朗，充满理想主义，是那个天才时期的最为典型的代表。盛唐诗歌，风清骨壮，兴象玲珑，表现出清水芙蓉之美。与盛唐在时间上交错，在“安史之乱”前夕至贞元中（793年前后），还存在着一个由盛而中的过渡期。这个过渡期，从伟大诗人杜甫的集大成起，至大历诗风结束。杜甫汲取了在他之前诗歌创作的各种经验，带着集大成的性质，同时开启了中唐以后的各个诗派，中唐诗人们取杜之一枝一节，更加发挥，各自名家。杜甫以其忧国忧民之伟大胸怀，动地歌吟，沉郁悲壮。他易盛唐诗歌的理想主义为写实，以其在古代诗人中空前绝后的广而深的笔调反映了他的时代的生活风貌。大历诗风则是唐诗发展过程中的一次低迴，诗人们表现出对于生活的旁观态度，表现出一代士人在突然到来的大战乱面前不知所措的心理状态。但是不久，这个过渡期便过去了。从贞元中至长庆末，出现了唐诗发展中的又一高峰，即中唐诗歌。中唐诗歌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的话，那便是：充满革新精神。中唐诗人们在盛唐诗歌那么高的成就面前，并没有止步，而是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新的审美情趣，寻找新的表现手法。这时的诗坛，既有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那样尚实、尚俗的诗人，也有韩愈、孟郊、李贺、卢仝那样重主观、尚怪奇的诗人，还有刘禹锡的清刚，柳宗元的古淡，贾岛的苦吟。继中唐之后的晚唐诗坛，出现了这个朝代的最后一批天才，杜牧、许浑、李商隐、温庭筠，以至司空图、郑谷，特别是李商隐，他为唐诗的发展开拓了最后的一片新天地：朦胧情思朦胧境界的美。他在这方面的创造，是唐诗发展中的最后一个高峰，是一个余韵悠扬、令人神往的尾声。

三

唐诗繁荣的原因是复杂的。

首先应该说是唐人得力于一份正在走向成熟的诗歌发展的宝

引
言

贵遗产。魏晋六朝人为唐人积累了诗歌创作的宝贵经验，特别是对诗歌特质的探讨和认识。诗的抒情特征的被认识，诗缘情说的提出，意义是重大的。在魏晋时期，这不仅是精神的解放，也是文学的解放，从经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诗缘情，也就相应地出现了对于声律、辞采等等形式和手法的探讨与追求。到了唐人那里，可以说，诗作为诗，艺术经验的积累已经相当丰厚了。从内部说，诗正在走向一个必然成熟的阶段。

唐诗的繁荣，当然也得力于一个好的社会环境。唐朝国力强大，前期经济繁荣，生活安定，这当然有利于诗人们的生活和创作。但对诗歌创作影响最大的，要算是政治的开明与思想的活跃。唐代没有文字狱，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诗人们敢于排忧抒悲，无所忌讳。试看李白和杜甫那些指责朝政黑暗的诗是何等大胆，便可以了解这一点。李白的一些诗，简直是对统治者的斥骂。即使到了晚唐，诗人们似乎也仍然并无忌讳。对“甘露之变”那样严重的政治事件，李商隐居然可以在诗中评头品足，这在有文字狱的朝代，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政治的较为开明，取消了诗歌创作的一切禁区，这对诗歌的繁荣当是关系至大的。与政治的较为开明相联系的，是思想的较为活跃。儒、释、道三家并存，既斗争又互相汲取。士人思想中极少有专从一家之说的。看人处世，较少僵化，很少有汉儒经学束缚的痕迹。这样，对诗人来说，有利于表现内心世界。加之道家的崇尚自然和佛家的谈说空无，对诗歌的意境的创造也深有影响。

唐诗的繁荣，或者还跟当时诗人大都有过漫游的生活和当时的行卷风气有关。漫游一方面是遍历名山大川，对山水描写的确大有助益；一方面是见多识广，开阔视野，有利于题材的拓展。行卷之风对诗歌创作则是一种刺激。科举试诗较晚，对盛唐诗歌的繁荣实无影响。但是试前举子缀录自己的作品送呈名流以求其向主司荐举，却于诗歌创作颇有促进作用。这一点，程千帆先生在其《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中论之颇详。

上面所述，只是一些主要的原因。唐诗各个时期繁荣的原因除了上述共同点之外，还有各个时期的特殊原因。这各个时期的独有原因，对各时期繁荣的风貌影响至大，有时几占主要地位。例如，盛唐诗歌的繁荣，与唐前期百余年间安定繁荣、国力强盛，士人精神风貌昂扬进取有关，正是由于一代士人的这种精神风貌，才为盛唐诗歌带来了风骨、兴象与自然之美，给了盛唐诗歌以蓬勃生机。中唐诗歌的又一次繁荣，与当时士人强烈渴望中兴、改革弊政的精神风貌有关。正是这种精神风貌，才为中唐诗歌带来了革新精神，出现了那么多风格迥异、流派各别的作者；而晚唐诗歌这最后一个高峰——朦胧情思和朦胧境界的诗歌新天地的开拓，则与中兴成梦之后士人的复杂矛盾心理有关。唐诗为什么那样繁荣，历时久远而不衰？除上述种种原因之外，或者还有许多我们现在仍不甚了解的原因，例如，中西文化交流对唐诗的影响，其它艺术品种的发展对唐诗的影响等等，所有这些，尚有待于多学科的协作去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目录

引言	001
第一章 初唐诗歌	001
第一节 初唐第一个三十年的诗坛	002
第二节 初唐第二个三十年的诗坛	010
第三节 初唐第三个三十年的诗坛	021
第二章 盛唐诗歌	035
第一节 非同凡响的开始	037
第二节 一群追求宁静明秀的美的诗人	041
第三节 一群追求清刚峻爽的美的诗人	054
第四节 几位追求豪壮的美的诗人	060

第五节 盛唐诗坛的泰斗李白	071
第六节 盛唐诗人的艺术追求:情思和境界的净化; 意境的氛围和画意;清水芙蓉的美	090
第三章 转折时期的诗歌	103
第一节 元结和《箧中集》的诗人们	106
第二节 伟大诗人杜甫	112
第三节 大历诗风	138
第四章 中唐诗歌	153
第一节 尚实、尚俗的一派	155
第二节 尚怪奇、重主观的一派	183
第三节 其他诗人	215
第五章 晚唐诗歌	227
第一节 怀古咏史诗的独特成就	230
第二节 诗歌新境界的开拓:朦胧情思朦胧境界	241
第三节 写生民疾苦与追求淡泊情思淡泊境界	255
第四节 追求艳丽与清丽的美	261
再版后记	270

第一章 初唐诗歌

唐朝建立一百三十六年之后，殷璠在天宝十二载编成了《河岳英灵集》。在《河岳英灵集》序中，作者论述唐朝建立以来诗歌的发展状况时，说了如下一段话：

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
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

他是说，唐朝建立之初，诗坛上还有南朝绮靡诗风的余波；贞观末年诗的格调有了一些变化；景云年间，诗开始有了韵味；而开元年间，才完全成熟起来。诗有远韵，正是盛唐诗歌的主要标志之一。我们可以把颇通远调的景云中，看作盛唐诗歌的开始，而把景云以前，划为初唐。睿宗景云二年，即公元711年，距唐朝的建立是九十四年。

这九十四年，从诗歌发展的特点看，可以分为如下的三个小阶段：唐朝建立之初至唐高宗永徽初（650年前后），大约三十年，为第一段；从永徽初至调露年间（679年前后），近三十年，为第二段，从调露年间至景云中，三十多年，为第三段。这三个阶段互相衔接，构成了初唐诗歌发展的全过程。

第一节 初唐第一个三十年的诗坛

我国的诗歌，发展至南朝，进入了一个很重要的时期。诗歌的抒情特征被充分意识并强调了；诗的形式的美，如声律的美，也被注意到了；诗的辞采，诗的境界，都受到了重视，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段，开始丰富起来了。南朝出了许多杰出诗人，如谢灵运、谢朓、鲍照、庾信。这些诗人对于唐代诗歌的影响，实在是难以估量的。这一点，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常常估计不足。

同时，南朝诗歌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过分追求形式的倾向。例如，一个时期过分用典，词藻雕琢，等等；最主要的，是内容上的肤浅、贫弱，甚至写艳情。视野狭窄，感情纤弱，辞采华美，成了这个时期一部分诗歌的共同特色。梁、陈以来，由于几个皇帝（如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陈后主陈叔宝）的提倡，诗歌被用来作为宫廷生活的消遣。萧纲周围聚集了一群作家，如徐摛、徐陵、庾肩吾、庾信等人，轻艳为诗，时号“宫体”。陈后主尤甚，他“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陈书·后主本纪后论》）诗歌这样深地介入当时宫廷的淫乐生活，诗歌的绮靡之风这样紧密地和当时宫廷以及士人的颓靡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这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这种情形，到隋代并没有改变。隋炀帝周围同样聚集了一些文人，同样以诗为消遣，诗风和梁、陈并无二致。

唐代的诗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的。一方面，魏晋南北朝的诗人们为它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一方面，又给它留下了绮靡的诗风。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既要接受已经积累起来的艺术

经验,进一步发展诗歌的艺术特点,又要清除绮靡诗风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任务,因为南北朝诗歌的艺术经验,与绮靡诗风交错在一起,不容易分清,如果采取简单化的方法,很可能连同艺术经验也和绮靡诗风一起反对掉了。

从唐代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唐人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较为得当。他们没有采取简单化的否定一切的方法,而是在创作实践中不断探索。他们重视诗歌的艺术特殊性,在诗歌的艺术特殊性中,寻找清除绮靡诗风的途径。具体地说,就是重视诗的抒情特点,重视它的形式的美,逐渐用健康的内容,用高昂、明朗的感情基调,去取代纤弱颓靡的情调。整个初唐诗坛,就是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而第一个三十年,则是这个过程的缓慢的开始。

公元617年,也就是隋大业十三年,六月,关陇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太原,从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的风暴里,趁虚攻占隋京,立代王杨侑为傀儡皇帝,自为大丞相。这时,隋炀帝正在江都寻欢作乐。618年三月,炀帝在江都被他的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所杀。五月,杨侑让位,李渊即帝位,改国号唐,隋亡。唐朝建立之后,经过七年的征战,先后消灭了各地的武装起义队伍,统一了全国。武德九年(626年),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即帝位,这就是唐太宗,开始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唐太宗和他的重臣们深知创业的艰难,吸取前朝败亡的教训,有一种强烈的保住政权的愿望。史书上有不少关于唐太宗和他的重臣们“去奢省费”,生活自奉较为节制的记载。在经济上,他们采取了一些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轻徭薄赋”,使遭受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在政治上,唐太宗比较清醒和有远见。他善于纳谏,听得进臣下的意见,防止了政令上的许多错误。他善于用人,摆脱了门阀的限制,科举取士,较好地搜罗和使用了有用之才。这些,都使唐朝在国力上很快强盛起来。政治、经济、军事的迅速强大,本来要求文风也应该有一个较大的转变。但事实是,

文风的转变比政治、经济局面的转变要缓慢得多。

—

这三十年，诗坛上仍承续着南朝诗歌的绮靡诗风。

这三十年，并无特别值得称道的诗人。许多诗作者都是朝廷重臣，如长孙无忌、魏征、褚亮、李百药、马周、虞世南、许敬宗、杨师道、上官仪等人。他们的大部分作品，明显地接受了南朝诗风的影响，生活视野狭窄，内容贫乏，缺乏强烈的感情，而在辞采上则华饰雕琢。他们写的大量应制、奉和诗，就特别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奉诏写诗，奉诏和诗，既没有真实感受，也没有真实感情。颂美附和，虚应故事而已。许敬宗的二十六首诗中，就有二十首这类诗；杨师道、上官仪诸人，这类诗也占其作品的一半左右。这一类的诗，写来大同小异。我们引许敬宗的《奉和过旧宅应制》和上官仪的《奉和过旧宅应制》来说明这一点。许诗：

飞云临紫极，出震表青光。自尔家寰海，今兹返帝乡。情深感代国，乐甚宴谯方。白水浮佳气，黄星聚太常。岐凤鸣层阁，酆雀贺雕梁。桂山犹总翠，衡薄尚流芳。攀鳞有遗皓，沐德抃称觴。

上官诗：

石关清晚夏，璇舆御早秋。神麾飏珠雨，仙吹响飞流。沛水祥云泛，宛郊瑞气浮。大风迎汉筑，丛烟入舜球。翠梧临凤邸，滋兰带鹤舟。偃伯歌玄化，扈跸颂王游。遗簪谬诏奖，珥笔荷恩休。

唐太宗有《过旧宅》诗二首，抒发了一种汉高祖成帝业之后还乡的情怀，许敬宗和上官仪的这两首诗，便是顺着这个思路，把太宗比为汉高祖以颂美之。两诗思路一样，也同样用典，雕琢词藻。大抵这个时期的应制、奉和之作，与梁、陈和隋的应制、应诏、应教、应令、奉和之作并无不同。从隋入唐的虞世南等人，在隋就写过应制诗，在初唐沿用这种风格来作诗，他们也就得心应手了。

应制、奉和之作反映了此时诗坛的南朝余风；描写宴乐生活、闺阁情趣，也是这时期诗坛上南朝绮靡诗风尚存的又一证据。唐太宗本人就写过宫体诗。有一次，他写了宫体诗，要朝臣赓和。虞世南劝阻说：“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太宗说：“朕试卿耳。”（《新唐书·虞世南传》）所谓“朕试卿耳”，当然只是一句给自己圆场的话。唐太宗的一些诗，确实有明显的南朝诗风的影响。如《采芙蓉》：“结伴戏方塘，携手上雕航。船移分细浪，风散动浮香。游莺无定曲，惊凫有乱行。莲稀钏声断，水广棹歌长。栖鸟还密树，泛流归建章。”无论在情致上还是辞采上，与宫体诗人们之作，都无多大差别。此外如他的许多赋得一类的诗，也大抵如此。唐太宗如此，他的大臣们更不用说。他们虽然是一些和太宗一起历尽征战的开国功臣，但写起诗来，却多雕饰纤弱。现在留下来的一些宴乐的诗尤其是这样。贞观年间，于志宁和杨师道都喜欢在朝罢之后宴请同僚，宴则赋诗。于志宁有《冬日宴群公于宅，各赋一字，得杯》，令狐德棻有《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赋一字，得趣》，封行高有《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赋一字，得色》，杜正伦有《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赋一字，得节》，岑文本有《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赋一字，得平》，刘孝孙有《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赋一字，得鲜》，许敬宗有《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赋一字，得归》。这些诗，都作于于志宁的一次宴会上，写的都是宴乐生活的情形，词藻雕饰，了无生气。封行高的那一首，便明言他们写的诗都是“丽藻穷雕饰”。褚遂良、杨续、刘洎、岑文本、许敬宗、上官仪等人，都有《安德山池宴集》诗，杨师道封安德郡公，这些诗都作于